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勅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  
公征斂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讒諛並進  
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  
多未能修撫勦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  
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  
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  
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答上天  
仁愛譴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  
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爲  
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顧以晏安易溺舉措乖  
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兩電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羸餓殍填委溝壑戰鬪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清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感額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

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跼蹐敬畏。圖惟自新。復諭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答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臯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獨爲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爲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閤完欲乞復護衛完荅書須以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婿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

器銀寶藏於減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  
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  
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  
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  
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  
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  
疏下閣振旨過東閣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勞動  
廷和趨出稟旨云旣王奏缺人使用護衛乞田都准與  
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  
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  
與遂共謀去宏諧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資初及第

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外朝廷傳旨以宏被  
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案。選入翰林。久不認罪。着宏致  
仕。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  
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

哈密速壇拜牙即走入土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  
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  
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  
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  
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爲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無缺。薦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山賊。請勅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御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旨斥責。尋外補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

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  
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  
兵萬餘借戶部糧解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  
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  
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  
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  
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  
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往土魯  
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會無奇謀深策  
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然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  
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李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素爲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起爲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

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爲休寧縣丞  
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  
諫天下兩賢之僉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卽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青瑣  
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惡羅倫淪落以灰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  
天下指視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  
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爲折色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糴費數倍餓莩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烏乎追哉。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

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揚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媼媿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閒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戶科給事中黃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遷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

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卽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奏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  
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  
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  
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后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  
所能逆覩。斬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  
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  
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  
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  
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  
京，斬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  
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處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  
方入嘉峪關

梁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六月命  
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朵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爲寇  
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  
德初部落旣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  
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以恐中  
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爲大部朵顏花當爲  
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歿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  
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朝命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  
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跽阿剌忽  
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合呼扯禿等去我師  
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黷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  
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濯  
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爲災蠶麥不利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  
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  
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餽遺不貲筭筭之中必不少  
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  
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  
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別民  
然猶可慰解臣歿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  
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  
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  
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  
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  
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  
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  
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  
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  
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  
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  
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  
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  
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由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公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  
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  
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專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  
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  
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  
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  
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  
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  
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  
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震澤徧造  
兇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蓋囚世寧  
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  
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  
言江藩桎逆朝野皆聞微臣顛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  
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  
寧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  
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天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暲弑其主調正德初黎誼被篡國人以黎灝庶子調嗣調懦弱無爲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暲及其子昇作亂殺調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調弟黎諱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暲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嗣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

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滿刺朶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  
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  
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崧  
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  
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違  
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  
他只丁牙木闌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  
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  
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  
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  
沙州。牙木闌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

官史鑄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高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歿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塘致仕。塘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陞東昌府同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王三少保（夏四月內閣斬貴致仕）

辛未春貴主會試考官者詆其家人嘗題是春貴在告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爲禮部尚書王鴻儒爲吏部左侍郎廖紀爲吏部右侍郎顏願壽爲副都御史○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爲變

推捷獄繫久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  
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  
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  
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  
失拜烟荅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  
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  
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  
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  
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  
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戾因賊之患大損中

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  
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  
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素出  
至紀門下賚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  
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  
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  
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  
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  
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  
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



至是命員諫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介承望  
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  
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  
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  
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  
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  
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  
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  
疇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  
喪師皆無異詞時揚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誦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上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畀地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與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懼宸濠因其子爲僞質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術數。宸濠宿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  
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班豈無湯  
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  
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  
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  
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  
瓊為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  
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  
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  
帝卽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為副都御史。賑饑。

胡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  
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  
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  
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  
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  
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史科給事中  
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  
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  
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街驅馳或聲

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叅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潯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

肩雁州退虜功也

○改江南巡撫都御

史王績撫治鄖陽

時聞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績悉令罷之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

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

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

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

池大掠秦隴

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大師

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  
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  
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  
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  
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  
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  
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  
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自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

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  
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  
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御之不過  
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  
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  
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隙隙益衆寡之勢殊強弱  
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  
久每一大舉晒肉餵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  
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  
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  
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

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近敝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垂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爲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皇上時

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

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劔而起。不復促草勅。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選郎中黃鞏曰。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  
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  
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  
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  
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  
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  
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  
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  
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

亦不刺弒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次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上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崗留罕哈爾。嗔三部岡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呵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荅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哈嗔一營僅全阿爾秀廝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今從  
吉囊合爲四營曰噶合廝曰偶甚曰以合思納曰打郎  
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屬火箭今從俺荅合爲六  
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以要曰兀魯曰土  
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  
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嗔哈連  
二部哈刺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  
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一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  
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  
瓦刺可五萬人莊與土魯番爲雠諸虜雖逐水草遷徙  
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上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斂弄威權，貪高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沉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  
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尙大議，卽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  
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  
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  
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死，爲  
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  
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  
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  
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  
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

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  
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  
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  
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  
嗚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  
王地方據勳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  
歎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  
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  
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  
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稊。以除孽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卞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況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愍。詹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倬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違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倬。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  
· 人行人司余廷璿等七人各連䟽入明日俱下獄亦械  
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  
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  
司遂格不受䟽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  
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  
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  
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䟽當蹕道跪哭諫不  
允卽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  
何爲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  
等一百七人捷午門前各三十䟽首調外任餘奪俸次

年四月己卯繫馮瑩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鑿  
邊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璿俱  
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  
外任。時歿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校林公黼行  
人司副余廷璿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  
刑部照磨劉珪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佺  
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  
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  
目。不復改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歿如歸。或拷歿廷闕。或  
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  
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歿。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

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次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

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起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於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單人張齡等用鎗搜戳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旣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與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

謀益急。妃妻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卷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日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

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髮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賊夜大兩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干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卽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罷。日隆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命命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命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命不朝也。上疑之。寧王

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廷和恐其受賄。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常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鄧岳副使胡璠寧。皆



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  
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  
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  
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  
散騎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曰適間錦衣衛宣召騎  
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宅人問  
曰適間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伴驚曰果何事乎瓊笑  
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道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  
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  
內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違，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璫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次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主。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卽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  
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  
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  
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卽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  
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  
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  
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  
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  
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  
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  
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

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搥折燈左臂。你許達殺惠民門外。特烈日中忽陰。噎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果。劉棐。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積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僞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叅政王綸。季敷。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等則四出收兵。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苜蓿餽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

內褻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  
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  
宣府稱爲家裡鬻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  
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賄錢又常懸都太監  
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旣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  
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  
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乃留宜春  
王撲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僞勅劉吉提督軍務叅政  
王綸叅贊軍機分諸賊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  
妃媵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  
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卽誅鵬家。賊勢遂怙。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秦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

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卽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眾徑趨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宜春王拱樞。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室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卽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嶺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宝。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旣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瓚先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茲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  
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曰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  
書王瓊卽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  
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  
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  
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  
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  
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  
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砍無罪平

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脇陷良善毒害  
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集群盜招納亡命私造戰  
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  
前年本府內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  
猶念在親誼曲爲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  
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叛逆殺害巡撫囚  
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  
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連船南京各處守臣連  
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  
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  
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

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剿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謾罵或衝導啟覺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視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

時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

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百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一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

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雜。梁儲將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幸直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詔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

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灼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旣。其時刻分秒。

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旣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樞等並伏誅。○起胡仁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琚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狀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

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爲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甲寅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爲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遭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歿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吾雖棄班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厚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群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童翥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彬黃金七十擔每擔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擔每擔  
二千兩金銀襟袖飾五百一十兩金銀湯鍋四百餘箇  
餘物不可勝計錢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  
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  
二十三兩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  
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匹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滅賢並戍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  
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  
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  
導大義滅親庇彬稟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  
外行殿是日卽位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孝宗統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論江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叙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

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爲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美矣。廷和竟寔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爲詞。噉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歿于水。珣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逮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尚書王瓊于獄詢  
成起彭澤爲兵部尚書李昆爲兵部侍郎隊九疇爲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歿時寫亦虎仙與失拜  
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  
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歿適武宗幸會同  
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  
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  
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  
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

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稟旨取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邊寫亦虎仙死獄中。

改石珪爲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爲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劾楊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于桂御史曹

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啟南北科道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迴避蔣冕毛紀票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有太常卿楊一瑛者阿奉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望蔣冕票旨令廷和速出視事廷和聞給事中閔闕與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王御史劉廷蓋劾史道曹嘉閔闕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闕已陞僉事遠窺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鏡等十九人相繼論劾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閔闕曹嘉爲



館中三傑揚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內閣梁儲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臯爲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入閣辦事尋卒○丙午遣司禮  
監太監秦文等捧箋奉迎母興獻王妃于藩邸○戊申命  
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  
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  
璉卽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

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  
指摘瓚失調南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其王祀其王皇太子本生父  
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皇上入繼大統安  
別立興獻王後以土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  
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  
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  
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  
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  
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

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  
日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太宗承天地宗  
廟社稷凡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  
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興  
獻王上箋興獻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興獻  
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爲考興獻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  
益王妃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  
再議丙寅禮部尚書毛澄等又議興獻王繼嗣以崇仁  
王襲封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  
因錄宋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丙子  
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

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六月甲申毛澄等仍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禰祖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旣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樸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者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起何瑋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  
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  
諭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陸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  
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  
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  
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  
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  
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

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於是中宮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有指諸者數之人俱查出追奪誅子明爲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盡行革退積年宿蠹爲之一清

七月庚戌觀政進士張璉上大禮疏

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順天應人嗣登大宝乃卽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曰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

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  
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  
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  
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  
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  
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  
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  
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  
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  
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  
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官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

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  
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  
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  
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  
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官中者其公  
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  
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人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



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其不在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歿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後立者坊此有爲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切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  
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  
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疏  
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  
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揚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  
持入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甲子召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至文華殿賜手勅

勅曰卿等所言皆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  
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退

而上言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王濤等又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小大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璉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璉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議乎。又欲別廟興獻王于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于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璉黜罰奏入俱

命禮部議。八月丙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于人情天理之公斷不容以私意有所改移而為初政累也。又議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璵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宜將張璵戒諭不聽。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璵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

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  
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  
衛治母后駕儀奉迎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爲  
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及從駕內  
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今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  
未定也時聖母將入謁見奉先等殿先是上欲命所司  
製皇太后服奉迎旣而思之曰朕聖母未正尊號恐未  
可遽服見祖宗也又熟思之曰朕旣奉天命卽天子位  
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丙子復命內閣詳議大禮稱號

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

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爲朕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皇上念興獻王嗣緒無人。徽稱未定。特勅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得之愚。盡于前議。揆量事體。使宜于今而不戾乎古。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密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等有司敢專也。時上以聖母不入涕泣。啟慈壽皇太后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

敢言朝議之非。張璠復著大禮或問於十月己卯齋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臣璠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會文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世公議阻于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荅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且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

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  
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璵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  
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璵甚不得已  
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濮王  
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  
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  
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  
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  
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  
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  
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

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旣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旣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第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

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旣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方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及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

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

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成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吳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吳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吳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吳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  
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  
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  
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  
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  
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  
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與獻王也則曰皇  
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  
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  
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



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魏曰有爲之

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五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鬼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

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荅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

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荅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摠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旣滅

而光武之興乃猶嗣元帝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繼入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至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公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大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

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

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璵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璵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璉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璉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之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璉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璉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上覽之留中。

十月辛巳勅禮部奉慈壽懿旨以本生父母稱帝后○壬午聖母入見奉先殿奉慈殿○乙酉兵部主事霍韜上大禮疏

疏曰謹按禮部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

宗爲兄興獻爲叔別擇崇仁王爲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爲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爲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之辭也於爲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爲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蓋近祖爲後矣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望賢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之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爲父也臣以聖賢之

道觀焉昔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惟其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之爲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強欲皇上重爲孝宗之嗣何爲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爲武宗之嗣猶宜爲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

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叔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強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茲舉也。於孝宗與獻王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為父矣。今之蒞登大宝也，復以孝宗為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興獻寧

天知有皇上之爲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  
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  
也豈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  
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  
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  
甚然由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  
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  
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  
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徇出臆  
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之  
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窮

谷小民言及孝宗猶惻然興思不能已也况今大臣皆孝宗之所簡任小臣亦荷孝宗之所甄陶感念思昔其忍忘乎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矣武宗無嗣孝宗一脉而止矣慈壽皇后中宮皇后形子影將何以堪若舉朝臣子皆曰皇上宜以孝宗爲伯興獻爲父遂行尊封之典國母之來中宮皇后何禮相見慈壽皇后接見國母何禮相處萬一少有過差宮闈遂成嫌隙將置兩宮於何地當國大臣異日何顏見於九天之上故爲大臣者寧拂陛下之孝心不敢背孝宗之遺德寧誤陛下以非禮不敢失兩宮之歡心其設心若是而已矣其中忠於孝宗者如此其忍不忠於陛下乎故曰不敢背孝宗之遺德

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  
濮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鉞  
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且亦毛寒骨  
悚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興獻王之說以取獻諂迎合  
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  
奈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  
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等興  
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  
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嘗斟酌  
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已從  
人人有善不待勉強而取諸已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



爲天子亦如此也陛下天縱聖德固不吝改過矣在朝大臣尤不吝改過者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孝宗之視皇上姪也皇上強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皇上子也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絕也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皇上於興獻得正父子之名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

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  
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  
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大禮所在臣未敢擅議惟陛  
下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  
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  
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承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纘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  
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  
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

昔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  
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興  
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  
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廷和悅

十二月除進士張璠南京刑部主事○起致仕都御史林  
俊爲刑部尚書

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  
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  
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  
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  
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于所得封贈盡隆所

後而不及所生豈忽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廷和  
大喜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御批於興獻帝興獻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己者然於此

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己亥，楊廷和、莊冕、毛統啓上言：興獻帝后稱號尊崇。」

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親既尊為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上曰還遵懿旨諭及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

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

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  
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  
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  
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  
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  
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  
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  
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  
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  
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  
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



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  
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  
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  
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  
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  
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  
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  
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  
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  
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  
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

只在日用所常行者爾。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議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

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爾。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豈可惜也。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固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  
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罔命之  
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  
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  
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  
夕與居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不難  
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臯  
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  
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姦  
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絃未張陛下當此之際宜

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即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顧陛下之於諸臣但遇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真可謂能用人者也惟陛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臯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

而反之正特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下  
下卽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闕失  
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  
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  
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旣不能盡  
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  
清庶可以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卽  
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卽前  
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  
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  
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揆猛虎於負嵎之秋衆皆奇之

搏縛虎於園囿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安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鴟鴞不搏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毀譽任情是非夫真無兄者至有盜嫂之誦未娶者或被撾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

議言路轉爲寬門抑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先宜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紛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卽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瘢者有



之以愛憎爲毀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替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識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願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

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爲去留更求  
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  
可以弼聖聰而享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實効者臣  
惟天下之治常壞于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  
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  
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目  
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于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申  
興一新化理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  
位嘗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  
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  
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

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爲亂也則不亂以爲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於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于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于怠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薦不斷天下有轉亂爲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爲治之效此民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

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于讒言毋惑于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昔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于黃老而不進于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借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

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  
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  
真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  
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  
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于言者請革東廠  
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  
若止于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  
以自期于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  
有開亂政之端于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  
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  
有不可盡循者今于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後至于

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

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  
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  
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  
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  
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鞞唐柳宗元深議其  
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  
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爲何如臣聞其  
端乃起于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  
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  
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書承人  
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

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  
借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  
縉仲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  
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于典機務宦者典機  
務起于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  
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  
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  
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  
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  
宦官我朝可鑑矣何至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  
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



人食烏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  
爲之悞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  
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  
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  
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于今必不能制之于後譬猶穢  
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  
生乎惟陛下真知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于  
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  
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悔我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  
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  
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

日之禍復將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所謂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彊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以鎮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官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官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朝廷之權幸。然後得

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宝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剋剥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

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  
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  
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  
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